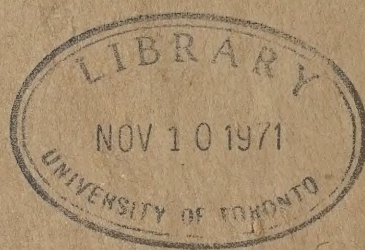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制詔

殿前都指揮使節度使加宣嶶南院使制限二百字以上成

國家選果毅之材以守衛中禁委謹信之士以敷揚大猷自非忠力冠倫識畧高世折衝厭難厭者壓也鎮壓寇外難使之銷靡也可以任牙爪之官諭志布和內可以受腹心之寄則何以克叶民望無曠天工在玆詳求固匪輕授爰發休命誕告明庭具官某心通武經材應時用以禮樂慈愛爲制勝之

本以智信仁勇爲和衆之資羞孫吳而不爲慕方召而自任嶷爾深念則物莫能窺截然長驅則敵不及避是以錫之六纛總此八屯士皆知方國以增重嘉其扈從之久積是勤勞之多宜峻寵名以昭丕績俾奉宣於美德庶敦懋於膚公功同永念厥艱必有以稱於戲竭股肱之效所以報恩榮罄夙夜之勤所以熙職業典聽朕訖無棄爾成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

朕荷天地之貺施承祖宗之慶靈四方無虞萬物咸遂而公私之積尚未豐衍歲小不登民有菜色豈朕所以嫗煦

撫循之未至將有司奉揚宣布之未稱與何其設心之勤而收效之寡也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得於自然而發揮於文追琢於學多士之秀無爾爲先雖禁林淸塗秩宗美仕居之積久譽望已優而古之進賢必試以事財賦之任於今爲急求稱其職僉曰汝能是用命汝典茲邦計汝其勿以金穀爲末而不恤勿以簿領爲煩而不爲九功所歌八政所重登平之業將汝乎取之

誡勵舉人敦修行檢詔 限二百字以上成

孔子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爲四科以第門人而文學

處末然則爲士者文有餘而德不足斯而已矣奚足尚哉國家憲章前古詳延俊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何嘗不勤求敦忠屏斥浮僞列于庶位得人已多尚慮有司敎導之方不皆盡善登進之法有所未精是以士或背本追末棄實取華不知從學所以立身爲文所以行遠而謂能摛章辨句則百行可遺非屬辭比事則六經無用習尚成俗安恬不非此豈聖人所以立敎之心而朕所以待賢之志哉自今天下之士其務以道德爲師仁義爲友進之於內而讓之於外治之於身而施之於人才雖美不敢以自驕善

未至不敢以自待如是則窮居閭閻何病乎不達苟異於
是朕無取焉仍勑有司明諭中外使咸稱朕意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以寡薄少承基緒未及究明師保之訓更閱事物之變
而遽失先帝之大庇膺四海之重任怵惕危懼若涉巨川
踐于春冰賴耆耋不二心之臣朝夕左右同力協義用濟
于艱難夫選賢任能廣叅同異何損於政設官分職論列
得失亦維其常至於天時數沴音利水不利也蓋以警誨朕躬非
專輔弼而卿遽自咎責抗章辭位是重朕之不德也卿其

體茲眷倚之志專精致思廣裕厥心博采嘉謨以輔不逮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詔

勑升之省所奏劄子今樞密院使副四員無容其間更置一知院事旣非舊典驟增員數當無事時四方聞之得無驚動耳目伏望聖慈如臣前所請若大名府永興軍已除用人即且乞授臣陳潁一郡事具悉卿志氣安裕明智自將屢更邊藩嘗佐樞府出牧於外迨今朞年朕惟汝思俾復舊職宜夙夜竭力以副所期尚爾固辭殊失朕意夫登

用賢儁憂在不多咨詢大猷患在不博設官隨世何必故
常今邊境雖安而不虞當戒亟踐乃位毋違朕言所乞宜
不允仍斷來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大學士戸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就差知
兗州不允詔
勑吳奎省所奏乞就差知兗州貴便頤養事具悉卿朝廷
舊臣踐歷二府忠厚彊直簡在朕心海岱之區土沃民庶
風聲氣俗卿所習知雖宿疾未平而事務無廢式是重望
底綏一方當體至懷未容辭避所乞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以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不允斷來請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氷屬以報本之禮不敢墮曠故躬執犧牲祗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而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于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祗乃甲申地震淫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尚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

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命不允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樞機之職訏謨廟堂自非僉諧曷致輕授卿歴事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明時望攸屬膺茲圖任夫復何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不德災及元元地震冀方隄防横潰流離壓覆靡所底居朕夙夜震懼不忘于心實賴祖考所遺耆

舊之臣佐佑輔翼濟于艱難今乃遽自引咎抗章辭位朕何望焉卿其專精致思勉修職業以裨不逮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陽修詔

勑歐陽修省所劄子奏准樞密院遞到誥勑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伏念臣近以疾病累乞致仕未賜俞允欲望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卿服采三朝佐佑大政朕惟東表之地事任至重自非宗工莫可付委況旅力未衰嘉猷克壯宜念王事勿復有辭所乞宜不允可便受告勑發赴本任

除文彥博

門下雖天子必有尊所以嚴事上之訓唯聖人能饗帝所以昭報本之誠朕祗紹丕基肇稱元祀禮文旣備慶賜誕敷眷惟心膂之臣幹是機衡之任共膺神貺宜處衆先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贊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羣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一萬六千二百戶食實封六千三百戶文彥博道茂國華才推人傑體忠厚以居德壯謀猷而

奮庸弼亮三朝周旋二紀再司魁柄仍冠中書仗鉞臨戎
則兇渠折首秉鈞調化則黎獻承風內外荐更望實彌劭
矧在纂承之際親聞顧託之言委寄至隆眷注爲重協贊
盛儀之舉克臻熙事之成是用進美號以褒功取開田而
增邑併伸異數式示優恩於戲慮危於安所以綏萬國懷
遠以義所以靖四夷益懋乃官用副朕志可特授依前守
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羣牧制置使行成都尹潞國公
充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贊治

守正保運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施行

除皇弟頵

門下立愛惟親治由近始因心則友化自上行朕合太宮逆釐后帝百神受職四海推恩矧孝弟之至隆宜寵章之光被皇弟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一千七百戸食實封六百戸頵溫良異禀聰達夙成勝衣形信厚之風佩韘音設夬也負老成之志孝友之性不強而安德義之經未言而喻甫當就學亦既疏封于所

撫憐同氣異息追盛儀之具舉方渙澤之誕敷錫嘉號以
記功進崇階而叙位仍加井賦益重藩維於戲寵而不驕
以謙恭爲之本滿而不溢以節儉爲之先汝其念哉無替
朕命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元尹高密郡王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
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崇仁保運功臣勳食實封如故主
者施行

除皇伯祖承顯

門下朕惇崇盛禮祗厥先猷茂對三靈駿奔億醜類也巨工

顯相后帝居歆嘉與親賢共膺戩穀皇伯祖昭化軍節度
金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康國
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承顯治躬齋栗
養志粹和挺宗室之令儀藹公侯之淑問（通聞）地隆磐石任
重藩垣春秋寖高學問不倦被服儒素蘊河間之雅材琢
磨箴規蹈衞武之羡德助我烝祀協于多儀是用進功伐
之名益陪敦之賦仍加眞食併示徽恩於戲懷德維寧昔
王之明訓爲善最樂前哲之徽猷勉思高滿之危勿忘臨

履之戒可特授依前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康國公充昭化軍節度金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誠保順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郝質

門下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三歲一郊四海大賚乃眷爪牙之士寔惟心膂之臣宜渙茂恩以均景貺亮節保順功臣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七百戶郝質溫恭不犯沉毅有謀敢決應北方之强閑暇得晉國之勇仁能附衆忠以發身內總七萃之師外分十連之任訓兵肅給騶御習於義方逢時安平戎裔仰其威信屬是齋祠之謹復兼扈從之勞不有旌褒曷昭倚注論功加等益地從隆考諸僉諧允爲宜稱於戲竭誠盡節所以享安榮狥公忘私所以報寵祿往服休命汝其懋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冀

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仍
賜亮節保順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文武百寮宰臣富弼已下上第五表乞皇帝御正
殿復常膳聽樂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秉德不明陰陽謬戾旱暵爲災辜乃元元爲
人父母不能保養覆育以厚其生朕甚愧之是用避去正
寢貶膳徹樂夙夜悼懼內自刻責以請咎于神祇浹辰之
間雖霡霂屢霑而不能周洽菽麥將槀禾麻未滋而群公
卿士以尊奉母慈誕揚顯號良日既戒宜以時行禮樂之

文不可不備當抑已復常以成大典苟協於義朕何敢違
所請宜允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奉安仁宗英宗皇帝御容

了畢德音

門下朕祗紹前烈寵綏庶邦率時典常罔敢隊逸越茲有
雒之汭自昔令王之都藝祖之所誕生迹存遺老寢園之
所安宅神有餘威是用即西竺之仁祠因北邙之勝地儀
刑二后鎮撫一方爰命宰司肅將使指鴻儀克舉熙事大
成永惟畿甸之民能無供億之役宜敷渙澤用慰羣心應

西京管內限德音到日見禁罪人除故殺劫殺鬬殺謀殺十惡及僞造符印放火官典犯贓不赦外雜犯死罪降從流內情理切害奏取指揮其餘流罪降從徒徒罪降從杖杖罪已下並放見勾當修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使臣官員已下并工匠兵士及迎奉執擎兵並與等第支賜應西京城郭內耆老年八十已上者勘會詣實人數仰長吏等賜酒食仍量支賜每人茶三斤絹三匹常加存撫即不得於村縣追集致有勞擾於戲稱秩舊章克廣奉先之孝蠲除有罪式昭惠下之仁咨爾羣倫咸體予意主者施行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乞退不

允手詔

省所再上表乞罷樞府事具悉卿器質方厚謀猷明審憂公盡忠臨事能斷越自仁祖知卿美材入輔出藩于茲二紀再冠台席一總鴻樞事功蔚然洽于黎庶任重道遠卿實有焉朕負荷前烈夙宵危懼若涉大川必憑舟楫卿當悉心致力以裨不逮而何嫌何疑遽求去位封奏荐至良用憮然撫覽再三殊失所望老成之德重於典刑當體至懷安居厥職所請宜不允付彥博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省所奏伏覩詔書宰臣陳升之位在臣之下者願寢異恩
庶安孤跡事具悉卿翼亮三朝周旋二府國之耆舊望實
素隆升之任用尚新甫登宰席原其雅意必欲推先是用
斟酌禮文裁其宜稱發於朕志奚取常規蓋以褒異老成
豈與側用爲比卿謙恭久著於此何嫌往安乃居毋逆朕
命所乞宜不允付彥博
除皇伯宗諤
門下朕祇荷先烈誕受多方樂與宗支共其福祿儻率履

之有立在褒表之敢忘皇伯推誠保順功臣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河隄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號國公食邑六千四百戸食實封一千八百戸宗誥屬尊地親材高性敏承累朝敦睦之慶膺列藩封建之榮間由思慮之疏麗于文法之禁眷是有司之議繫夫天下之公愛雖甚隆理不可屈是用收還相印專秉節旌將警動於放心期輔成於盛德追茲周歲克懋令圖勤被仁服義之風勵臨深履薄之戒朕於庶姓猶不棄人況九族之下文缺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文學高一時名譽專四海勇於立事急於進賢朕心倚之以安平士論待之以康濟蓋居位之尚淺或改命之未孚雖羣言之正讙豈同德之有間遽求分務深用駭聞居就乃功期副予望所乞宜不允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勅書

勅南平王日尊省所上表稱於今年二月內親領本道兵甲乘駕舟航直抵南蕃與占城國及占臘國蕃兵交戰其占城國及占臘國蕃兵甲一時敗散臣帶領兵甲回旋本

道師旅保全舟航寧謐事具悉卿與占城等國交戰師出逾時今覩奏章備言勝捷益敦忠順良用歎嘉朕子視兆民臣畜萬國思銷偃於中外共嬉遊於邇遐宜體至懷以綏後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寘諸廟朝推心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遠事任退處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所素望將以諉誰祗復官常無用辭費所乞宜不允仍

斷來章

賜叅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表不允批

答

省表具之朕躬攬庶政燭理未周思得博聞善言以叅得失卿以淸直之操夙夜在公遽求外遷殊匪朕志所乞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允詔

勑郝質省所上表星未半周疾已十作伏望罷領殿師俾外補於散官庶漸蘇於餘喘事具悉卿以沉勇冠軍忠厚

許國內典嚴衛外秉節旄夙夜之勞簡于朕志偃息之便難狥爾懷所乞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祁國長公主特進封衞國長公主制 張尉

門下帝妹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雝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釋訓誰昔昔也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祁國長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濬哲之祥稟乾坤之粹和鍾日月之明潤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承師教而不倦今玉筓在首厭翟戒塗方結帨於皇家將執筓音煩竹器於士族宜疏沐

土之邑俾適富平之孫肅展茂恩誕孚醲化於戲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音雷風順承是爲常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婦德之聽從祇服訓辭永綏福履可特進封衞國長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賜新除叅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世濟明允時推儁良毗贊樞庭茂著功烈俾叅國論允叶衆心需章亟來謙志太過據引先誓祈還故棲夫顯親揚名斯爲上孝建功立事莫若盡忠往卽乃官勿替朕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原府歐陽

修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歐陽修省所兩次劄子奏伏蒙特差中使齎到告勑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所有勑告未敢祗受欲望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事具悉卿才名素高夷夏所服中外儁更文武咸適脊茲并部氣俗沉鷙綏和一方威懷二虜牧伯之任豈易其人詢謀僉諧然後發命朕所選付卿宜體識況風土高凉其何恙不已往踐乃職毋復固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勑韓琦省所四上劄子乞就移徐州一任事具悉卿倦居守之勤樂偃藩之逸眷是別都之重控夫北道之衝自非元臣疇克譽處是以臨遣近侍往宣至懷恩禮之隆所宜欽若而尚茲固請亶用憮然卿以衰疾為言則未愆於旅力以朴忠自許則何憚於劇煩安視爾師毋逆朕命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樞衡之司基本攸託制勝帷幄折衝方隅苟非
文武之兼資孰副安危之重委簡自朕志無若汝材故推
不次之恩冀獲非常之效當思自勉勿或深辭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除董氊制

門下國家躅潔大德懷柔四方懋宣行葦之仁橫被蓼蕭
之澤遐邇無間內外一均西蕃邈川首領保順軍節度洮
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常樂

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董氊氣
禀沉雄性資果毅載勳庸於奕世開土宇於西陲早膺旄
鉞之榮撫有洮湟之地祇勤厥事忠誠著于皇家糾逖不
虔威令行於戎落修其職貢保我封畛宜陳錫於寵章用
褒嘉於美志位進異等食衍眞封豈繄鎮服於爾師抑亦
光華於殊俗於戲王官至重固不徒施臣道惟艱諒無虛
受勉服休命益思壯猷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
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保順軍節度洮
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舊西蕃邈川首領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

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不允詔

勑公亮省所劄子奏伏望聖慈特賜停罷使相之命許只

授正官充觀使事具悉卿久居宰席道茂勳隆屢以耆耋

懇辭機政朕重違雅志曲成冲德禮命之數愧於未厚而

尚茲遜避㫖用憮然宜卽欽承以副優眷所辭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城節度

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耆明之德寅亮皇家功成告休海內歸美崇報之典朕疑其薄冲挹之志卿以爲優勇退難進益增嘉尚成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叅知政事馮京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負英異之才首俊逸之選內尹京邑風績著聞外護邊兵民夷清謐入冠憲府進躋樞庭況觀爾能宜贊朕政往祗成命無或再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辭恩命不允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之英聲著于士倫卿之嘉績簡在朕心是用擢諸計廷陟彼樞府乃更過自菲薄固辭寵光謙降之深歎尚不已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南京留臺不允詔

勅方平省所奏乞南京留臺事具悉卿學問精洽文辭雅奥荐登儁科久居邇列入贊大政出臨近藩晦明小慾何恙不已遽祈散地良用憮然當體眷懷往安爾職所乞宜

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文彦博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社稷元老股肱三朝黎庶具瞻百工矜式剡以丞弼相予毖祀書勞進律抑有舊章宜亮眷懷無庸辭避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總領禁衛爲王虎臣敦忠一心夙夜匪懈況兹戎事之大兼有侍從之勤推恩報功固有常典尚兹冲避豈悉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奉若訓典肅將禋祀嘉與臣工共玆休福卿董率王旅陪贊國容居則有侍衞之謹出則有扈從之勞考諸故常宜在褒進當體至意勿復有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仰稽唐虞惇敘九族刱以尊屬相予肆祀推恩進律禮亦宜之玆率典彝無爲辭避所辭宜不允

賜文彥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執珪幣對越三靈惟時福祥不敢專享湛恩布濩覃及海隅卿國之耆明幹統機密茲率常典奚煩固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弟高密郡王頵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郊禮大備廣敷慶澤物無遐遺況於親昵錫茲異數咸迪舊章汝其勿辭往服嘉命所辭宜不允

賜皇弟高密郡王頵辭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禋宗類帝國之盛儀施恩親賢由來葢久兄弟
具邇悃愊無華汝往欽哉毋煩辭避所辭宜不允仍斷來
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二表不允

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祠郊丘誕布恵澤周浹庶姓況於宗英執
謙固辭益昭令德朕命不易往其欽承所辭宜不允仍斷
來章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批答

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雖微陰人誰不見彼食分之少損由司暦之未精爲懼方深奚賀之有矧明書於信史將取誚於異時宜懋乃誠以輔台德所賀知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現批答

省表具之司分底日垂象降休炳然德星著見南極太史獻狀以爲壽祺卿等浚明一心寅亮元化爕友氣物導迎善祥仍貢霈章願書信牒眷言歸美重益愧懷所賀知仍依奏宣付史館

賜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出現批答

省表具之天垂文象依類而言世格隆平得臣是賴卿等懋建一德光輔萬徵格于上神錫茲嘉瑞昭申丙位申告永年剡章以聞傳信爲請雖菲涼之可愧顧忠愛之敢忘所賀知

不受尊號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撫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明舉措之不中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屬以美報之禮不敢墮曠故欲躬報犧牲祇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

縈稱抗章勤請至於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霪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尚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一終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表

爲龐相公讓明堂加恩第一表

展采合宮用成於盛禮推恩列位首冒於縟章內省空疎交深震慄中謝伏念臣出於單族素乏異能遭會聖辰襲承義訓肩隨羣士齒列具僚始更郡縣之勞遂玷閨臺之美雖慕盡公之節力自祓摩迄無高衆之名可容稱道頃由邊瑣進貳樞庭復叅承弼之司旋總幾微之務固已任

踰才表榮出望涯十七物之珍羞居慚厚賜三百囷之重祿坐愧素餐雖僶俛以自安常忸怩而內訟屬國家講求闕典祗紹明禮幸千載之親逢叨一時之榮觀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天秉廣覆聖道兼容不專享於神休俾下覃於朝衆謂臣職當扈蹕禮與執膰曲矜孱陋之蹤猥被殊尤之澤位列元功之次邑增真食之封事與志違名非德稱惴如臨谷憂甚履氷豈可忽非據之災安無勞之賞俾衆庶有假人之議致朝廷蒙含垢之羞熟自省循誠難膺克伏望俯矜危欵曲軫睿慈特寢不貲之恩以全無似之質

露誠獲允受賜益深

第二表

愚衷上列冀寢於殊恩曆志莫回必申於前命征營無措

兢戰失圖中謝伏以陟配總章昔王之盛節追嚴廟祏前

載之美談唐虞著五府之文商周增重屋之制久茲曠絕

未暇修明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祇若天常寅恭祭典謂五

精之氣不可久契於神歡三祖之靈不可弗親於宗祀若

稽古訓濬發聖謨昆命放玉帶之圖路寢采康成之義八

牕四戶屬象相依萬舞九成聲明具在臣謬居機近忝助

祿將庀徒護法駕之嚴負璽託屬車之末奉汶上肅雝之慶無周南留滯之嗟其在蠢愚固爲榮幸不可復妄膺高位叨竊寵名況七萃有暴露之勞百司有供億之費欲加之賞宜用爲先臣祿秩已豐勤劬至薄豈可復膺褒進以重忝尤伏惟天鑒崇高下垂燭察物誠精至庶獲感通

爲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謝伏念臣顓愚無術孤陋寡徒起家衡茅致位機近此皆出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伎過絕於人豈朋援陰爲之地是以每循涯

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一位若懷疾害非敢
厭薄高爵希慕榮名誠以居三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
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
獨力綿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跡單處躬可畏方自謀
於遜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
衷術修盛禮合祫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
私勞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疇其執事之勞均以受
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傅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
稱是用力陳危欵冀寖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

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祗徇於詔文實內慙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及存歿榮動邇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盛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墜少逭譴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

加大任寘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
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於大
隧豈意睿明曲照優渥沓臻紆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
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
光不朽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益
腆撫已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膂敢
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

見識察物意專愨期於感通 中謝 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
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
衣霑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
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忠課以
近小之功粗能稱旨役以煩縟之事不至敗官乃謂榱桷
之才可勝棟楹之任錡金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
驟叨重任躋密地則不踰中宿忝大政則曾未期年遽越
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遭際熟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
朋援陰爲之地莫非睿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

雨露之澤況於有識豈敢忘恩豈欲遠去旒扆之前遠離

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可留情有

所迫大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

多懼雖人主含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臣

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吝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

必使愆尤增積謗讟流聞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違

邇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

宵悚慄視典章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歉

志伏望燭臨危欵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

地博求儁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惓惓之至

為龐相公讓官表

恩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臣識昧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靈荐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淸閒之燕竭悃欵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冗散之秩庶逭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少從寵光愈峻遽以朽疏之質猥

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群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妄居豈容虛授臣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眾庶責望之深誠朝廷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悅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欵曲照孤蹤矜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俾祗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儁德式副輿情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俯及未照於悃誠踖地載驚履氷逾畏中謝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寔繫安平之本總領衆職鎮撫四裔下遂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曁陟宰司遂隳盛譽或受嗤於鶡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寘以邊方得奉綏

懷之畧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儻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欲捐之草莽尚將留彼闕庭則願且守故棲未遷佗職私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忝幸已深感槪何極豈敢使巖廊曠位九鼎失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靡賜勿遺察底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特收渙命俯狥愚衷少安據蹷之憂尚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回愧顏無寄中謝伏念臣賦

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濬哲之知亟陟顯塗荐膺煩使監邊則盡護群師侍幄則協贊萬微密邇淸光討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食之間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宸睠曲成猥掄樗散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遽爾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甫聞出綍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悃仰黷邃旒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邇私願莫從俯僂若驚徜徉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

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爕調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規敢不祓飾厥心耀明其志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之化仰酬覆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弛負擔違離天闕倍深眷戀 中謝 伏念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亟守於邊隅虔布教條荐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聳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疏逖遽選掄於遐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陟上司念遭際

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濵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窒奇衺之徑激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群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詆訶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徙之則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遑起居無所屢以清閒之待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飾愍其孤迹易致怨憎俾遜職於近藩得逃譏於尸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洽脫呂梁之險亟就

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彞路非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奥區乃昆吾之故壤土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寛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兹爲報效

為滑州張圖賀章獻章懿皇后祔廟表

中謝伏以章獻明肅皇后輔佐先朝敷明陰教導揚末命鎮綏大業章懿皇后淑慎在躬受天元祉茂育聖神光啓丕祚而猶分祀閟宫未登太室尊號皇帝陛下濬發孝思沿情著制釆開聖心追遠思慕慈親陟配禰宫順成大禮

元之令典講國家之故事涓選嘉辰咸升配侑述祖宗之志成母后之尊允所謂道隆列辟法垂後世禮行於宗廟孝通乎神明日月所臨霜露所墜抃手蹈足小大同之況臣任居藩垣職忝臺閣欣豫之志倍億等彝官守所拘不獲奔詣闕庭稱慶

謝中冬衣襖表

祗荷寵光心顏無措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皇仁溥洽衣被九圍軫念祁寒寵錫嘉服臣雖無似蒙澤猶均濫承安燠之榮空慙不稱之責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嘉祐八年九月初三日上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獸也曠世而不可覿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揉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眞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 中謝 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于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櫝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眞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眞也則非自然

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人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裔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進瞻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鍾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旂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羙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 中謝

伏見尊號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及先帝御書御集

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幷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醪殽蔌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徠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熏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飮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羣臣可爲無負而羣臣實負陛

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
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
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
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
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
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
不沉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
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汚盛
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嘉祐元年作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馘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平僭亂混壹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却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勲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繢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

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覩秘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

學堙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冀土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

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中

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佗書於七國
興亡之迹大畧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
寫隨表上進

謝二股河北流已閉賜獎諭勑書并對衣金帶鞍轡
馬表

聖言優渥寵錫便蕃顧循無勞何以堪稱 中謝 竊以去秋
積雨河決棗强朝廷憂勞憫茲昏墊臣祗奉明詔相視所
宜詢采衆言聞達天聽捨短收長率由聖志處決利害昭
晰如神令流勢東折徑趨渤碣恩冀西北公私安堵斯皆

上帝儲休明主獨斷勞心建策則有當官之人戮力奏功則有執役之士臣進無運籌之智退無負薪之勤曾何施爲膺茲睍賚辭之則涉於僞慢受之則寔爲尸素有靦面目無地自容臣性雖頑愚靈於草木蒙被天地敢忘報效唯期竭忠庶裨萬一

賀皇子降生表

伏以熊羆之兆載於詩雅弓韣之祥著諸典禮葢以保育黎元莫茲爲大本支旣茂基祚益安是故百男昌而周興五宗强而漢熾隆替之源古今一揆中謝伏惟尊號皇帝

陛下純孝奉先達猷垂世錫類之祉久屬群心皇穹降休
誕啓茂緒蓬矢遵吉牢修具儀斯寔宗廟眷佑之靈衆庶
無疆之福窮河際海聲教所覃儻曰有心孰知相慶況臣
職叨近署位備列藩竊聆嘉喜奚勝踴躍官守有繫阻遠
闕庭臣無任瞻天望聖蹈舞屛營之至

賀皇子昕建節表

封建本支光隆基祚王室增維城之固萬方有磐石之安
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仁被海寓道合天衷膺受純禧誕錫
元冑采古昔之令典考今茲之盛務爰立藩邸恢建宏規

假節秉鉞習以戎律赤舄袞衣崇其儀望苴茅胙土訓以
政治明尊尚親資忠移孝一舉而善衆美具該斯寔堂搆
之遠謀黎民之隆福也臣述職外方傳聞嘉喜不勝抃蹈
激切之至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制御
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羣史
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僞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
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

稽古道傳采微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稿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銓次無法牴牾實多仰汚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佗書焜燿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灝噩無涯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

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氷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正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　中謝　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檄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爝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欵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命 中謝 臣識慮闇
淺規爲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
以齒髮寖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汚侍從之班既
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
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揣躬無
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
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直凶年經夏亢
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廩食一空家
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

姦猾蓄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駑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澁疑爲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豫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俟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區區之心耳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贛不合聖心是以比

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塡溝壑敢以
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
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
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
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
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
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
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
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已

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
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斥終身沉草
萊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姦諛
競進爲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
其黨與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
賊然後逞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
民傷國者畧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
强散息錢朘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薄實無
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强應役之

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平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糇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糴人人賣田無主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僱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

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陳一身二

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駔儈所得皆榷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

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
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
官原免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狠心
無顧治體此其厲階至今爲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諤
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倖懷諼詐也罔上輕動
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
諤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
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
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恢爲馬邑之謀單

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府吏皆坐停廢柰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爲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坌糞通則郊草不瞻曠芸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

來下至齊桓晉文亦先富敎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覩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四彛也臣所借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爲借使能踰葱嶺絶大漠釁皐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蠭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晩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跣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躓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爲寒心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諞

音編巧使之言也言之難信罷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

慰太皇太后上仙表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西京宣示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者旻天降禍仙馭上賔奉訃哀惶罔知所措伏以太皇太后

作配仁祖聽政英朝洪基所以固安景命由其保祐風化
形於海內德澤結於民心且永享東朝之尊長膺天下之
養而中壽未至大期有終哀纏兩宮痛浹萬宇恭惟皇帝
陛下孝心罔極號慕難居瞻內寢以如存追慈顏而靡及
伏望上爲宗廟之重下庇烝民之生少抑聖情俯就中制
臣忝列侍不獲奔赴闕庭瞻望宸極

謝提舉崇福宮表

臣光言伏奉勑命宜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囊奏上
陳始虞報罷黈聰垂聽亟沐頒恩祇荷寬優伏增兢悸伏

念臣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忝塵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蔑聞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沉痾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刋舊聞遠陛下之纘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攜稾在外奏篇未經蓋簡冊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紬書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私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糜祿廩嘗自訟而靡遑尚或無厭復求自便輙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帝陛下大德包荒至

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盡法乾坤之大雖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新霑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顓愚之無狀容僥倖以兹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祗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

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
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
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
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
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
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
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
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

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

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淸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

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賀立皇太子表

臣光言伏覩制書節文皇太子延安郡王傭可立爲皇太子仍賜名煦者主器惟長立邦家之基錫命以時爲社稷之福中謝竊以天意與子人情愛親三王以來百世不易伏惟皇帝陛下光紹前烈濬發遠猷仰尊宗廟之嚴俯眷烝民之重寵建上嗣誕告多方離日昭布於重光震雷何啻於百里封畛之內聲教所覃凡有識知孰不鼓舞況臣

叨居近列夙受大恩喜聞嶶音遠踰庶品

謝宣諭表元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

元豐八年三月奔國喪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歷事累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累朝令毋惜奏章者中謝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皇帝擢寘侍臣英宗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宸極召入翰林繼處憲臺又承人乏俾貳

樞府臣荷累聖大恩無以爲報惟竭惷愚時進狂瞽秖知推誠不識忌諱每荷矜容未嘗譴黜屬者大行皇帝遘疾彌留深惟萬幾之重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及大故陛下建立聖嗣綏寧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從此皆陛下之淵謀羣生之厚幸臣以進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哀誠卽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獎飾待以耆舊許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知所先務聽政之初首開言路臣本

何人齒髮衰朽精力昏耗有何才識克堪兹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嚮應正論輻湊民間疾苦何患不聞國家紀綱何患不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謝門下侍郎表

臣光言近上表辭免新除門下侍郎恩命伏奉批答不允者母慈臨御嗣聖亮陰登進弼臣眷求舊物才非稱任辭不獲從中謝伏念臣出自諸生幸承素業守泥古之樸學乏經世之遠猷逮事仁皇備員諫府容逆鱗之愚直無補

袞之嘉謀會英祖之纂承進河圖之近密最膺異禮深亮
孤忠及先皇即政之初被內相代言之命委司天憲擢貳
樞鈞終獲遂於懇辭益曲成於志守而臣涓埃罔效精力
早衰出守無能分臺得請留連祠館荏苒歲華不圖仙駕
之升遐絕淸光之望伏遇皇帝陛下丕承洪緒寅御中區
訪落之謀亟先於羣辟賜還之詔屢出於中宸起於林壑
之中處於廟堂之上矧今始初政事綏靖邦家四方翹首
以向風萬姓傾心而聽上斯乃君臣儆懼之日宗社安危
之機必得非常之才以濟維新之治臣避命弗獲居寵爲

憂謹當承元首之明竭股肱之力庶圖薄效仰答鴻私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使車傳命宸檢頒恩乃眷微生特攄異數中謝伏念臣本由孤進歷事先朝屬睿哲之統臨承贊襄之乏乏使無嘉謀之云補有素食之深譏適當生育之辰倍切劬勞之感累茵列鼎思負米以難追立身揚名在顯親而何有敢煩君賜下逮家庭雖邦禮之有常在臣愚而曷稱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寵優近列仁育羣生隆餼廩之多儀廣雲天之麗澤先事後得顧慙錫與之榮移孝爲榮誓竭糜捐之節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迂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於玆日致禮有秩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

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

忠義之報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正議大夫者中天需澤近輔書

勞亦及罔功豈宜虛受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唯繫孤忠

誤蒙累聖之知寖服近僚之列頃因人乏進貳宰司先帝

審訓羣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大寶會無翊戴之勤

豈弗畏於名言詎敢當於懋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卽

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師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

慎司名器申勸臣鄰收出綍之過恩亮循墻之愚懇爵惟馭貴免上累於至公賞必及勞蓋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人惟圖舊賞貴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中謝)伏念臣早緣末學被遇累朝乏稽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入陪經幄久親日月之光出領祠宮實荷雲天之庇會慈宸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祧徒膺乏使之求進預同寅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顧無橫草之勤均被出綸之渥輿情共駭內忪(音中)靡遑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

燭隱愼守馭臣之柄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輟已行之

成命少安愚分息被已之深譏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告命授臣正議大夫上表辭免奉批答不允

仍斷來章者離明繼照兌澤旁流祗受已還震惶無措中

謝

臣聞以資詔爵則民興忠誼眡音時功爲賞則下絕覬覦

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虛伏

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

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官之典咸疇衞上之方績用

蔑聞褒章誤及雖微誠之備列終成命之莫回居寵無名在顏有靦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馭臣惟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委照臨而盡及永圖報塞唯誓糜捐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慙冒處中謝伏念臣自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强惟事功之匪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瘝官復當懋賞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荐奉詔音兩紆使節對天威之咫尺煩睿訓

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祗受此益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
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鳴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
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誓殫努力仰
答鴻恩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閤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公著
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
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殿應干
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

優假太過慙負愈深中謝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强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覩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霑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麽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戰兢汗流惟仰

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遂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
不敢愛死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參知政事王安
石不合妄生姦詐熒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
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爲君制臣之術
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
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姦欺葢知其幾
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卽位以來日愼一日聞過則喜從

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羙化其以用
安石爲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
而安石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爲堯舜之民
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
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爲民賊而
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正
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
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
石爲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

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爲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聞
設几燕貴鄒衍惟見築宫豈有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爲若
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爲諫官非
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勵已以去邪
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爲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
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旣爲
國寧復愛身苟令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臣之手伏
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夬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
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

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謝賜銀絹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編修百官年表成書特降詔獎諭仍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 中謝 伏念臣淺才末學庸識卑辭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猷爲之補頃膺睿旨俾纂舊章恭惟祖宗創業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畧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累歲銓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豈期温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兼

金加邱園之賁帛載惟虛受彌切靦顏此葢皇帝陛下順
考百王丕承列聖剛健而篤學緝熙於光明眘執簡之微
勤形贊書之重獎寵踰華衮既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
無功而冐賞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先公知杭州爲作

臣竊覩兩浙一路與他路不同臣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恩省察少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異常詔書大加調發擐甲執兵學習戰陳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頗似軍法以爲欲倣河北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

漸欲收爲卒伍戍守邊防吳人輕怯易惑難曉道聽塗說衆情鼎沸至欲毀體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嚴行止約愚民無知不可戶說誠恐差點之後搖動生憂其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往往鬬敵在於兩浙最爲劇賊然皆權時利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銛利兵器止偷商稅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來雖亦頗有强盜然比諸內地要自稀踈今避差點者若竄匿無歸必列爲寇加以弓矢刀鋸之類許其私置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鹽之

徒皆有利兵拭拒吏士益難擒討積微至著漸不可久其
不可二也姦吏貪饕惟利是務不畏法令不顧公議幸得
因緣惟喜多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
凡有幾縣胥里長於茲相慶民旣憂愁而又脅之煩苦不
安而又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朝廷重爲懲禁特倍
常科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
差誤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決追呼無時獄訟不歇
則民未暇爲公上給役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搔
擾勢不能免其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畝天性戇愚所知

不過播種之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懦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工學所不能徒煩教調終無所成就其有成不堪施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世服於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爲晉聘吳教之乘車教之戰陳其後楚人戎車歲駕早朝晏罷奔命不息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劉濞近至錢鏐其間承風僴强無數豈惟其人之跋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之馴致陛下之敦化至德之醲淪於骨髓暴亂之風移變無迹此皆上天降祐前

世所不能庶幾者也今忽無故黷玩威稜狎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奸回之心啓禍患之兆臣恐以久非國家之至便所以萬全而無害其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患稍息未至流殍閭閻無事盗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士隨發擒討甚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興役有害無益而已臣職忝密近官備藩方不敢黙黙理須上列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舊人太少則乞只依近降敕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閱習諸事一如舊規貴得衆情大安別無生事

為孫太傅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寔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嚮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脆供須頗為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況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疎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

官政無廢侍養不缺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曷云補報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 皇祐二年上

臣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蠭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去從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細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兹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頗畜私本文字譌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寖成廢缺今欲乞降下崇文院將荀子楊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

例印賣臣愚懵不逹大體不勝區區冒陳所見

修築皇地祇壇狀皇祐三年五月上奉聖旨依

謹按唐郊祀録方丘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濶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今皇地祇壇四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縱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平漫無壝大抵卑陋不與禮典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圓丘之制極為崇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畧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伏乞下有司依唐郊祀

錄制度增修庶合典禮

論劉平招魂葬狀 皇祐三年八月上

准樞密院批送下國子博士劉慶孫等奏狀六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臣等謹按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所不之是故聖人作爲丘壠以藏其形作爲宗廟以饗其神形之不存葬將安設今劉平没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立哀展省之無所欲虛造棺槨招魂假葬朝廷下之禮官令檢詳故實臣等按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爲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苟

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爲愆義於禮爲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慶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所有將見贈官品定謚則乞依條例施行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皇祐三年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

人莫不駭愕以爲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
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
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
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戸曉使
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其愛之者盛
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蓏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
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
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
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爲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爲之深

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
冥冥跬步相失寒氷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
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
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性資純孝
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
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
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
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

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爲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卽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未減以慰其心夫

人主所欲爲人臣豈能强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奏乞移高禖壇狀 皇祐三年十二月上

准勑節文高禖壇地下仰依典故增修今據濠寨張德等計料塡疊修築都役右具如前竊緣見今所置高禖壇處地勢極下若就彼塡疊不惟功費甚大兼夏秋霖潦四集未免浸漬謹按北齊之制高禖爲壇於南郊傍景祐四年

太帝禮院修定儀注約用此制令來若於南郊壇傍一二里以來別踏行高燥地修築上件高禖壇則功費絕少又免水患參考禮典亦無所違如允所奏云云

論夏竦諡狀 皇祐四年七月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諡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諡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諡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諡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諡訖申省議定奏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三二 章奏

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
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
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
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
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
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
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
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為豈不素聞迺欲以恩澤之私
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

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葢出於天子之恩耳此以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欵惶懼之至

論夏竦謚第二狀 奉聖旨改謚文莊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

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黙黙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葢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葢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治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

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共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受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

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旣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可用哉臣等所以冐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

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諫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論周琰事乞不坐馮浩狀皇祐四年十二月八日上

臣伏奉聖旨以鏁廳應舉人周琰重疊用殊字既係制未明試官不申請定奪臣與馮浩各特罰銅五斤放仰荷含貸喜懼無量然臣昨在武成王廟考試之時其周琰所用殊字浩本疑不係重疊用韻由臣愚懵鑒別不精觀琰程試不見所善又劇條制但言重疊用韻不云用佗韻引而

協之者非由此堅執輙行黜落鹵莽之罪盡皆在臣今浩
與臣一例受罰臣雖無似能不愧心伏望聖慈特賜矜察
與免馮浩責罰於臣更加嚴譴各得其分誠不敢辭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聞而繼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

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氷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爲譌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爲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爲之太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

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宴然不以爲憂羣臣愛身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疎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

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愼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

晉也今陛下所以奉祀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
意早定大議則鼎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
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
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
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
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
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
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
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

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頼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葢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

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是願陛下决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於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爲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

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濵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四 章奏

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抉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

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衞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决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葢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至今未聞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心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疎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

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

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鬭益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

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决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蒭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廹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

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爲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爲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畧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

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嘉祐二年上

竊以爲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判并州軍州事日准經畧司牒差往麟州勾當公事其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爲夏虜所侵臣委曲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爲日已久諭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鬬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不來春種秋

穫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爲臣言州城之西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斥堠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堠之人亦曾申經畧司乞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畧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橫水淁爽平數十里閒絶無一人一騎若乘此際急於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虜中再行點集此

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爲害如此則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爲國家固爭屈野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葢以虜侵耕至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爲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遂歸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龎籍籍用臣言即牒麟州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諭約束莫非丁寧葢欲乘閒急修故不暇取旨俟報但曾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未興修虜衆已復大集於五月五日彼處兵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屈野河

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齎酒食不爲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皆無成此乃諸將恃勇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修堡之過况自元昊納欵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屈野河西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敗北明知今日之敗在於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議者乃以龐籍爲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本因臣與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未嘗身至河西周知利害皆臣愚戇思慮不熟輕議大事當伏重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豈敢晏然不

言苟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不忍爲伏望陛下察龎籍本心欲爲國家保固疆圉發於忠赤不顧身謀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以正典刑雖蹈鼎鑊亦無所恨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龎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爲非龎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龎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

修武戡夏夷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麗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麗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日受經畧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麗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為朝廷之憂下為麗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

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爲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育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過絶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乎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

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虢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壟宗族俱

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陜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勑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禀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或上件處無所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

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强不前竊知虢州卽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卽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尚書省閑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會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勑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勑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乖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敘進則先達尚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羣望所有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

位臣雖愚戇粗識此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扆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踈淺顧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强顔爲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爲士友之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愊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氷炭是用再有披露仰荅天聰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凂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讐文字考尋儀典編次

簡牘苟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强勉儻不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爲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横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

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姦回警媮薄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勑

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使受勑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况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罰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願也臣嚮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局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卽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

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覩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鄙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閎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為如臣空疎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耻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為士大夫

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爲允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勑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勑供職者臣腰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軀命如螻蟻

不足以胎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寛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于四五刳肝瀝膽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佗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于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

使臣獲頑愚不虞之罪不容於菹醢抑亦恐四方之人謂
朝廷之於賢材妒臣之比尚足固留也不勝廹切之情伏
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
祗受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四終

